

續花亭的故事

南 新 宙 著



續范亭的故事

南新宙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0

續范亭的故事

著 者 南 朔 宙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4 9/8 插页：1 字数：81,000

1960年2月第1版

196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7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335

定价：(八) 0.36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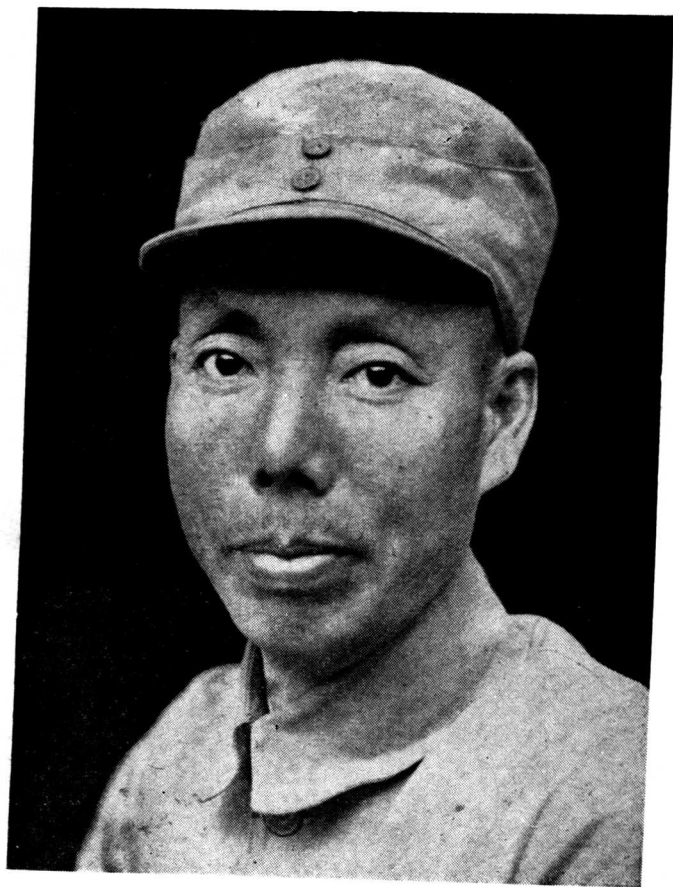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續范亭革命斗争的故事集。續范亭是参加辛亥革命的老革命家，可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，他虽然当过中将，也做过不算太小的官儿，却始终未能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。一九三五年，正当国难临头的时候，續范亭怀着满腔热忱，跑到南京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停止内战，团结全国一切力量，抵抗日寇进攻。但是在国民党的层层围逼之下，他呼吁无门，走投无路，最后只能到中山陵去剖腹自杀，企图以一死来唤醒国民党的卖国政策；同时召唤全国人民起而抗战。

續范亭自杀遇救以后，又亲自经历了西安事变，开始逐渐認識共产党是真正不记私仇，不怀旧恨，愿意为国家，为民族献出一切的政党。加之，他在杭州养伤时，讀了不少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，在思想上澄清了旧的唯心主义影响，为他此后全心全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打下了基础。

抗日战争爆发前夕，他回到山西故乡，跟共产党员一起，动员人民，組織军队，完全投入了抗战的洪流。在抗战期間，續范亭领导新軍，配合八路军，对日寇展开了猛烈的游击战；对蔣介石、閻錫山的頑固軍采取了既团结、又斗争的策略，为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，尽了很大的力量。

一九四〇年以后，續范亭积劳成疾，肺病复发，几至一病不起。在同志們的劝告和督促下，决定西渡黄河，去革命圣地延安休养。在延安六七年，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負責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导；同时经过整风和学习，他的思想又提高了一步。最后，他在弥留之际，遺書中国共产党，請求入党。中共中央委员会接受了他的要求，追認他为正式党员。



范亭同志千古

为民族解放,为阶级翻身,
事业垂成,公胡遽死?!

有云水襟怀,有松柏气节,
典型顿失,人尽含悲!

毛泽东敬挽

中共中央委员会接受范亭同志要求 追認為正式黨員

續范亭同志于弥留之际，曾函毛主席与中共中央，請求入党。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，中共中央委员会致电行署、分局、軍区司令部并請轉范亭同志家属，接受范亭同志要求，追認為中国共产党正式黨員，并致哀悼。中共中央原电如下：

晋綏边区行政公署、中共中央晋綏分局、晋綏軍区司令部并請轉范亭同志家属：

接电惊悉范亭同志病故噩耗，至深哀悼。范亭同志于早岁参加同盟会，即献身民族民主的革命事业，百折不撓，在抗日民族战争期間，領導山西新軍为坚持山西抗战与山西民主化而奋斗，功在国家。范亭同志在弥留之际，遺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其革命忠忱，实令人感奋。本党决定接受范亭同志的要求，追認為中国共产党正式黨員，并以此引为本党的光荣。望我晋綏边区党政軍民各方同志一致努力，繼承范亭同志遺志与晋綏人民团结前进，发展与巩固晋綏解放区，爭取爱国自卫战争的彻底胜利，并望范亭同志家属节哀。

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

十三日

目 次

一	南京請愿	1
二	短劍剖腹	8
三	希望和失望	17
四	历史轉折点	24
五	如此“抗战”	36
六	到前綫去	44
七	秋林會議	56
八	團結,斗爭	68
九	史家庄告急	70
一〇	赤堅岭会师	79
一一	人民的信任	88
一二	在革命圣地	93
一三	休养与学习	103
一四	血書罵奸細	113
一五	惜別延安	120
一六	遺書致中央	126
	后記	130

一 南京請愿

一九三五年冬天，續范亭丟下国民党陸軍新編第一軍中將總參議的官兒不做，从兰州来到了南京，跟他的好朋友凌刺定庵一起住在国民飯店。这时候，国民党正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，把一座国民飯店挤得滿滿的，車来人往，好不熱鬧。入夜，代表們住的房間里灯火輝煌，打麻将，摆酒席，抽鴉片，到处鬧得烏烟瘴气。跟这种“盛况”恰恰相反，独有續范亭住在自己那間冷冷清清的房子里，終日忧心忡忡，悶悶不乐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以后，又在积极准备吞并华北。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开展了蓬勃的抗日救亡运动。各地人民紛紛集会、游行、請愿，一致要求團結抗日；反对蔣介石的反动政权，反对他的“攘外必先安內”的卖国政策。續范亭和爱国人民一起，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中。前些日子，不知从哪儿刮来了一陣风，說国民党的代表大会要“討論和解决抗日救国大計”。續范亭信以为真，对于这个代表大会寄予了很大希望，不顧朋友們的劝告和阻拦，急急忙忙地赶到南京，一心想向国民党中央呼吁抗日。他怀着滿腔爱国热忱，期望能够得到一个机会，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議，把日本侵略者赶

出去，建立一个独立、自由、富强的祖国。但是，住在南京已经半个多月了，他一直没有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，几次去见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要人，往往被他们用各种借口拒绝了；即使偶然见了面，也只是一番冷淡的应酬。續范亭在南京的一些朋友，表面上对他虽然很热情，又是請吃飯，又是請看戏，但却閉口不談政治；每次續范亭提到当前的民族危机和国家形势，他們总是回避着說：“咱們不談这些……”眼看国民党政权在糜烂和腐朽下去，眼看民族危机在日益加深，每一个具有民族思想，热爱祖国的人，誰不忧虑、痛苦和气愤！

一天清早，續范亭从院子里散步回来，正要推門进屋，忽然发现門縫中塞着許多紙片，有几張散落在地上。他細心地拾了起来，拿回房中，一張張地翻看着：全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員和代表們署名的各式各样的名片，請帖，有的請吃飯，有的請看戏，有的字帖上甚至公然无耻地以封官許愿、金錢物資等等来拉攏和收买代表……这几天，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快要結束了，那些代表們对于抗日大事只字不提，高唱什么“消极的肃清与糾正封建思想，消除階級斗争，……”暗地里却勾心斗角，爭名夺利，到处为自己張罗选票。續范亭气愤地把这許多名片、請帖撕得粉碎，揉成一团，扔到了字紙簍里。

刘定庵和續范亭是同乡，又是很要好的朋友。他曾經在北京大学求学。回到故乡后，不滿山西軍閥閻錫山的黑暗統治，不忍看着国家民族的淪亡，却又苦于找不到出路，才陪同續范亭来到南京，愿意为抗日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。

这时，他正靠在床上看書，看到續范亭的臉色，心里已經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便微笑著說：“反正咱們不是代表，管这些閑事干啥！”

“那更叫人气憤！”每逢遇到这些无耻的勾当，續范亭总是抑制不住忿怒和激动，他打断刘定庵的話，說：“也不問問人家是不是代表，就死皮賴臉地要人家选他。这算什么代表？哪里象个政党？全国人民正在轟轟烈烈地要求抗日救国，他們却在轟轟烈烈地爭权夺利。”

續范亭不住地在房間里走动着。刘定庵放下手里的書，倒了一杯茶，一边喝茶，一边告訴續范亭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：前几天，国民党的一名代表——他沒有暴露自己的姓名，写了一首詩，献给大会作为“献礼”……

“这有什么稀奇，”續范亭不等刘定庵說完，就有些不耐煩了。“拍馬屁的人多的是。”

“你先不要着急嘛。”刘定庵不慌不忙，接着背出了那首杰出的詩：

一身猪狗熊，
两眼官勢錢，
三袂吹拍騙，
四維礼义康。

这恰恰是一幅国民党代表大會的真实写照。續范亭听了，禁不住縱声大笑。他笑得那样坦然，那样爽朗，剛才那滿臉愁容和氣忿，似乎被这一場大笑冲淡了。他連連称贊

着說：“寫的好，寫的太好了！就这么四句，把那些狗打架的場面都給寫出來了……”

正說話間，傳來了“嘭嘭”的敲門聲。續范亭順手拉開房門，一個穿西裝的青年人，有禮貌地遞過來一份請帖。續范亭立刻擺動着一雙枯瘦的手臂，連轟帶噓地把這青年人趕走了，而后狠狠地關上了房門。

“定庵，我看還是搬家吧，咱們另找個地方住。”他无可奈何地說，“再住下去，神經實在受不了。”

劉定庵同意了。他們收拾了行李，當天上午就搬到了東亞飯店。不一會兒，十七路軍駐南京辦事處的郝夢九和幾個老朋友找來了，約續范亭和劉定庵一同到三元館去吃飯。左說右勸，續范亭說什麼也不去，硬是獨自留在旅社里。

可是，劉定庵、郝夢九他們在三元館才落座，續范亭却出乎意料地趕來了。大家心里雖然有些疑惑，仍然忙着招呼他坐下來。他一面伸手取過菜單，一面說：“叫幾個好酒菜，咱們喝他個痛快！”

這兩句話，使大家更加感到奇怪了。續范亭是一向不大喝酒的，而且又有病，今天，他怎么忽然想起喝酒來了？

劉定庵勸他說：“算了吧，還是多添點兒菜吧。”

“還是喝點好，”他堅持着說，“你們看，外邊又下雪了。冷的厲害，喝點酒暖和暖和。”

天空果然飄落着雪花，大街鋪上了一層白毯。從飯館門口，不時卷進來一股冷風。

喝了几盅酒，續范亭的臉色显得更加蒼白了。瘦長的

身子，斜靠在椅子上，两手插在腰間，滔滔不絕地說起話來：“你們不要看不起世間的小人物！”這句話也不知從何說起，只見他向身旁走過去的飯館伙計擺了擺手，“英雄就出在小人物中間，自古以來就是這樣。不信，你們說說看。”

他用疑問的眼光，看了看劉定庵，又依次看了看郝夢九他們。大家都莫名其妙，一時答不上話來。他看到沒有人反對，這才繼續說下去：“就說定庵的那個同學吧，不怕大刀，不怕水龍，不怕坐牢，不怕殺頭，硬是在大街上游行示威……”原來，前幾天北平爆發了“一二·九”學生運動。青年學生的愛國行為，從報紙上，從朋友的來信中，從人們的傳說中，滲入他的心裏，長久地震動着他。現在，北平正當嚴寒天氣，青年學生們手執標語、旗幟，呼喊著抗日口號，高唱著救亡歌曲，迎着國民黨反動軍警的大刀、槍刺、木棍、水龍，衝向天安門，衝向大街小巷……這一切，又浮現在他腦際。他接著又說，“北平那些要求抗日的青年學生，他們都是英雄！可是，他們是小人物。那些大人物，現在又在干些什麼勾當呢？愛國犯法，抗日有罪，媚日受賞！這就是大人物的‘英雄’事業！……”說到最後，續范亭激動得有些氣喘了。劉定庵的心情也很沉重。只有那位郝夢九先生，無動於衷。捏著小酒杯，聚精會神地喝著。愛國、抗日，對他似乎毫不相干，只要有錢，有官，有大煙抽，就是給賣國賊作走狗，他也会心甘情願。

沉默了一會兒，續范亭忽然關切地問劉定庵：“你那個同學有信來沒有？還在坐牢？”也是前幾天，劉定庵收到一封北平朋友的來信，說他在北大的一個同學，由於參加了游

行示威，被国民党警察局捉去了。

听了刘定庵肯定的回答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。满怀忧虑地说：“对国民党，我已经失望了。这种痛苦的心情，你们很难体会得到。在民国以前我就追随孙总理，加入同盟会，也参加了辛亥革命。二十多年了，我对国民党有了很深的感情……谁想到，今天它会腐败到这个地步！”

接着，他沉痛地叙述了刚到南京时的一次遭遇。他见到了汪精卫，对汪精卫谈到了民族危机，全国人民高昂的抗日热情，以及希望国民党政府采取抗日措施等等。汪精卫听了他的话，却说他夸大事实。他从衣袋里取出一份报纸，这还是他从北平带来的，上面刊载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冀东成立了所谓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”的傀儡政权，明白地表示了日本侵略华北的企图。汪精卫接过报纸，装模作态地看了看，嘴里唧唧囔囔地说：“这报纸上说的莫名其妙。”他当时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好容易才克制住自己……续范亭说到这里，拍了一下桌子，腾地站了起来：

“这就是咱们的党国要人！他们能算什么英雄？！蒋介石也一样，阴险、毒辣、自私自利！大权握在这些人的手里，中国迟早得亡国！……”

刘定庵忙向他噤了噤嘴，他才沉默地坐下了，一口连一口地吸起烟来。郝梦九提心吊胆地向四周扫了一眼，惟恐续范亭的话给他带来意外的“不幸”；但又碍于朋友的情面，一时不便离开续范亭。杯中的温酒，他再没有兴趣品味了，只想赶快吃完饭，离开这众目睽睽的地方。他确实知道，续范亭在南京的言行，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，在续范

亭周圍，時常有一些不三不四、身份不明的人在監視他。

沉默了一會兒，有誰忽然用一種商議的口吻，悄聲悄氣地對續范亭說：“咱們再找幾個朋友，一起到總理陵前去哭哭，說不定還有點用？”

續范亭連連搖頭，揮着手說：“沒有用，沒有用。國家已經糟到這個地步，哭一場有什麼用？依我看，還是古語說得好：大丈夫寧流血，不流淚！只是，咱們這麼大的國家，叫這幾個下流東西給斷送了，真太冤枉！”

大街上，風聲颯颯，雪花在天空中旋轉飛舞，這個冬天，人們似乎感到南京城比往年更加陰沉、寒冷，直冷到了人們的心灵深處。

二 短劍剖腹

几天后的中午。

一場大雪过后，紫金山起伏的峰巒，有如复盖着洁淨耀眼的白毯。一輛黑色的道奇牌小轎車，开到中山陵園的大門前停了下来。

車門启处，出現了續范亭那瘦长的身材。他走出車廂，随手关上了車門。汽車从他身后輕輕溜过，駛向停車場。

續范亭站在那里，舒展了一下身腰，他深深地呼吸着郊外新鮮而寒冷的空气，心情略微感到輕松了些，头脑也不再那么昏昏沉沉了。今天，他穿着一件干淨的藍細布棉袍，外面罩着黑色呢大衣，头上戴着礼帽，手里拿着一根嶄新的、还是国民党中央委員刘守中送給他的手杖，神态十分严肃、郑重。这时，他独自走进陵園，沿着墓道的石級，緩慢地、穩重地迈步走去。

在灵堂前面，他停了下来，讓自己舒了会儿气。一边把手杖挂在手腕上，解开大衣，从棉袍口袋里掏出紙烟。他眯縫着眼睛，茫然地遙望着远处，在曹委員家中的那場遭遇，这时又涌現在他的脑际。

那是昨天下午的事情。他到曹委員家去，准备和老朋友告別，最后見一次面。他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，所以不等

仆人通报，續范亭便徑自走进大門，走向客厅。剛迈上台阶，就听到一片嘻笑声。他揭开門帘，濃烈的雪茄烟味儿迎面扑来，烟霧沉沉的大厅里，一些打扮的妖里怪气的女人，正陪着老爷們打麻将。这种糜烂的場面，有如一股电流，猛然通过續范亭全身，一股热血涌上他的心头，他憤憤地摔下握在手里的門帘，也不顧曹委員在背后“范亭，范亭”的呼唤声，迈着大步，一脚踏出了院門。

人行道上一片泥濘。續范亭把身上的大衣紧紧裹了裹，迎着刺骨的寒风，漫步走去。从他的內心深处，涌上来的錯綜复杂的心情痛苦地吞噬着他。东三省淪陷了，那里的同胞們，被踐踏在日寇的鉄蹄下，受尽了摧殘和欺凌，过着亡国奴的痛苦生活；整个华北，也处在风雨飄搖之中，亡国亡家的灾难，眼看就要降临在全国人民的身上。可是，国民政府的大員們，却在这里勾心斗角，爭名夺利；終日浸沉在淫佚糜烂的生活里，不顧国家的生死存亡，更不顧人民的灾难和痛苦。他們哪里有一絲一毫中国人的良心？而自己，虽然是国民政府的將軍，有着一颗真摯的爱国心，但在蒋介石統治集团“不抵抗主义”的禁令下，英雄死用武之地，面对着现实无可奈何。悲觀、失望、憤慨、痛苦，交織成无形的紗网，遮在眼前，使他看不到前途，找不到出路……

時間在消逝。风声颯颯，冷气逼人。中山陵園里稀少的游客，已經四散回家去了。这一切，續范亭絲毫沒有感觉到，仍然陷入沉思中，长久地佇立在那儿。他那清瘦的、经历过无数风霜的臉上，这时越发使人感到坚毅、质朴。外表上，他是那么宁靜、沉着，而在他內心深处，却沸腾着慷慨